

七俠五義

卷下

卷上

# 重編七俠五義傳序

往年潘尚書鄭齋奉諱家居。與余吳下寓廬。相距甚近。時相過從。偶與言及今人學問。遠不如昔。無論所作詩文。卽本傳奇。凡出於近時者。皆不如之。尚書云。有三俠五義一書。近時所出。頗可觀。余閱之。笑曰。此龍圖公案耳。何足辱鄭齋之一盼乎。及閱終。見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乃嘆尚書欣賞之不謬也。惟其第一回。敘狸貓換太子事。殊屬不經。余因爲別選第一回。援據史傳訂正。又其書每回題義。俠傳卷幾。而首頁大書三俠五義。全不知所謂三俠者何人。書中所載。南俠北俠。丁氏雙俠。小俠艾虎。已五俠矣。而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仲元。此二人非僅而何。因改題七俠五義。以副其實。至顏查散爲後半部書中之主。而以查散二字爲名。殊不可解。余疑查散。乃虛敏之誤。嘗爲古文慎字。以查敏爲名。取慎言敏行之義。因查字改之。惟其間方言俚字。頗多疑誤。須讀者自解。竊

宋仁宗

包公

陳琳

顏春敏

公孫策



歐陽春

白玉堂

智化

沙龍

沈仲元







# 七俠五義目次

## 卷上

第一回	據正史翻龍圖公案	借包公領俠義全書	一
第二回	奎星九夢忠良降世	雷部宣威狐狸辯難	三
第三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七
第四回	除妖魁包文正聯姻	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一二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烏盆訴苦古鳴冤	一六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二一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成女	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二五
第八回	救義僕除凶鐵仙觀	訪疑案得矮七里村	二八
第九回	斷奇冤奏參封學士	造御刑查賤赴陳州	三一
第十回	豎猪首書生遭橫禍	扮化子勇士捕賊人	三四
第十一回	審葉阡兒包公斷案	遇楊婆子俠客揮金	三六
第十二回	展義生巧換藏春酒	龐奸侯設計軟紅堂	三九
第十三回	安平鐘五鼠單行義	苗家集雙俠對分金	四一
第十四回	小包與偷試遊仙枕	勇蕙飛助擒安樂侯	四四
第十五回	斬龐昱初試龍頭劍	馮國母晚宿天齊廟	四六
第十六回	學士懷忠假言認母	夫人盡孝祈露醫瞎	四八
第十七回	開封府總管參包相	南清宮太后認狄妃	五〇
第十八回	奏沉荷仁宗認國母	宣苗旨良相審郭槐	五三

第十九回	巧取似單郭柳受戮	明領詔旨李后還宮	五六
第二十回	受驚麗忠臣遭大難	殺妖道豪傑立奇功	五九
第二十一回	擲人頭南俠驚佞黨	除邪祟學士審虛妄	六一
第二十二回	金鑾殿包公參太師	耀武樓南俠封護衛	六三
第二十三回	洪義贈金夫妻遭變	白旌打虎捍舅相逢	六五
第二十四回	受亂棍范狀元瘋癲	食多杯屈翫子喪命	六八
第二十五回	白氏還魂陰差陽錯	屈申附體醉死夢生	七一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賢愚立判	鑿貌辨色男女不分	七三
第二十七回	仙枕不夢古鏡還魂	仲禹搶元熊飛祭租	七六
第二十八回	許約期湖亭欣慨助	探細底酒肆巧相逢	七九
第二十九回	丁兆薰茶舖偷鄉新	展熊飛湖亭會周老	八一
第三十回	濟弱扶傾資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請南俠	八四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飛比劍定良緣	鑽天鼠奪魚一陪罪	八七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僕顏生赴考	晚逢寒士乞容	九〇
第三十三回	眞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試	九三
第三十四回	定蘭譜顏生識英雄	看角書柳老嫌惡士	九六
第三十五回	柳老賴婚狼心難測	馮生聯句狗屁不通	〇〇
第三十六回	園內贈金了蝶毀命	廳前盜尸惡笑忘恩	〇二
第三十七回	小姐還魂牛兒遭報	幼童侍主俠士揮金	〇四
第三十八回	替主鳴冤擲輿告狀	因朋涉險寄柬留刀	〇七
第三十九回	劍斬君侯書生開罪	石驚趙虎俠客爭鋒	一〇
第四十回	思尋盟弟遣使三雄	欲盜賊金糾合五義	一三



第四十一回 忠烈題詩郭安喪命 開封奉旨趙虎喬妝 一六

第四十二回 以假爲真誤拿要犯 將差就錯巧訊賊金 一八

第四十三回 鬚翠瓶汚羊脂玉穢 太師口臭美妾身亡 二一

第四十四回 花神廟英雄救難女 開封府衆義露真名 二三

第四十五回 義釋盧方史丹抵命 誤傷馬漢徐慶被擒 二六

第四十六回 設謀誑藥氣走韓彰 遺興濟貧忻逢趙慶 二九

第四十七回 錯遞呈權奸施毒計 巧結案公子雪奇冤 三一

第四十八回 訪奸人假公子正法 貶佞黨真義士面君 三四

第四十九回 金殿試藝三鼠封官 佛門遞呈雙鳥告狀 三七

第五十回 徹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寶 三九

卷下

第五十一回 尋猛虎雙雄陷深坑 獲凶徒三賊歸平縣 一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許婚方老丈 投書信多虧甯婆娘 四

第五十三回 蔣義士二上翠雲峯 展南俠初到陷空島 七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俠逢郭老 蘆花蕩北岸獲胡奇 一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螄軒 設機謀夜投蚯蚓棧 三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離通天窟 獲三寶驚走白玉堂 七

第五十七回 獨龍橋盟兄擒義弟 開封府恩相保翼囊 九

第五十八回 錦毛鼠龍樓封護衛 鄧九如飯店遇恩星 三

第五十九回 倪生償銀包興進縣 金令贈馬九如來京 五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馬剛 丁兆蘭無心遇莽漢 八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飲酒逢土棍	下家墮偷銀驚惡徒	三一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帶松林救巧姐	尋奸淫鐵槍戰花冲	三三
第六十三回	救莽漢暗刺吳道成	觀古蹟遊賞誅龍橋	三六
第六十四回	論前情感化徹地鼠	花蝶隱迹別有心機	三八
第六十五回	北俠探奇毫無情趣	救惡賊張華竊負逃	四一
第六十六回	盜珠燈花蝶遭擒獲	蔣澤長橋下擒花蝶	四三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敵鄧車	雙俠錢行靜修測字	四五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秦昌陪罪了壞喪命	四七
第六十九回	杜雍課讀侍妾調姦	金琴堂有計立明冤	四九
第七十回	秦員外無辭甘認罪	繼祖盡孝母子相逢	五一
第七十一回	楊芳懷忠彼此見禮	查惡棍私訪霸王莊	五二
第七十二回	認明師學藝招賢館	美絲貞私放新黃堂	五五
第七十三回	惡姚成識破舊夥計	貪賀豹狹逢紫髯伯	五七
第七十四回	淫方紹誤救朱烈女	黑妖狐牢內暗殺奸	六〇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難	對蓮瓣太守定良緣	六二
第七十六回	割帳繚北俠擒惡霸	白護衛喬妝逢俠客	六六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師	白玉堂氣短拜雙雄	六八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藝高服五鼠	裴老僕改妝扮難叟	七一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計盜珠冠	認方向高樹捉猢猻	七三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攔相輪出首馬朝賢	七六
第八十一回	盜御冠交託丁兆惠	遵欽命內宦會五堂	七九
第八十二回	試御刑小俠經初審		八二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靈性巧	真賊實犯理短情屈	八七
第八十四回	復原職倪繼祖成親	觀水災白玉堂捉怪	九〇
第八十五回	公孫策探水遇毛生	蔣澤長沿湖逢水寇	九二
第八十六回	按圖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貪杯叔姪會面	九六
第八十七回	爲知己三雄訪沙龍	因救人四義撇艾虎	九八
第八十八回	搶魚奪酒少弟拜兄	談文論詩老翁擇婿	〇一
第八十九回	愁錦箋暗藏白玉釵	癡佳蕙遺失紫金墜	〇四
第九十回	避嚴親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〇六
第九十一回	死裏生千金認張立	苦中樂小俠服史雲	〇八
第九十二回	小俠揮金貪杯大醉	老葛搶雉若禍著傷	一一
第九十三回	辭綠鴨漁獵同合夥	歸臥虎姊妹共談心	一三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尋師覓父	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一五
第九十五回	暗味人偏遇暗味事	豪傑客每動豪傑心	一七
第九十六回	連陞店差役拿書生	學芳塘縣官驗醉鬼	二〇
第九十七回	長沙府施俸納了孀	黑狼山金輝逢盜寇	二三
第九十八回	沙龍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趕籌兄弟奮勇	二五
第九十九回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	提艾虎無赤踐前言	二七
第一百回	探形蹤王府遺刺客	趕道路酒樓問書童	三〇

# 七俠五義卷下

## 第五十一回 尋猛虎雙雄陷深坑 獲凶徒三賊歸平縣

且說包公正與展爺議論石子來由，忽聽一片聲喧，乃是西耳房走了火了。展爺連忙趕至那裏，早已聽見有人嚷道：「房上有人，展爺借火光一看，果然房上睡見一人，連忙放出一枝袖箭，只聽撲咚一聲，展爺道：『不好，又中了計了！』」一聽見包興在那裏張羅救火，急忙問道：「印官看視三寶如何？」包興道：「方纔看了絲毫不動，展爺道：『你再看看去。』」正說話間，三義四勇俱各到來，此時耳房之火已熄撲滅，只見包興慌慌張張跑來說：「三寶真是失去了，展爺飛身上房，處方等亦皆上房，四個人四下搜尋，並無影響，下面却是王馬張趙前後稽查，亦無下落。展爺與展爺等仍從房上回來，却見方纔用箭射的，乃是一個皮人子，脚上用雞爪釘扣定瓦櫛，原是吹膨了的，因用袖箭打透，冒了風，也就攤在瓦上了。榜爺看了道：『這是老五的展爺捏了一把汗，蔣爺却不言語。』」盧方聽了，好生難受，暗道：「五弟心腸太險，毒了！你和我等現在開封府，你却盜去三寶，叫我等如何見相爺？如何對得起眾位朋友？四人下得房來，一徇來至書房，此時包興已回裏，包公說三寶失去，包公叫他不用聲張，却好眾人進來參見包公，俱各認罪。包公道：「三寶亦非急需之物，有甚稀罕，你等莫要聲張。俟明日慢慢訪查，便了眾英雄見相爺毫不介意，只得退出來。至公所之內，盧方還要前去追趕，蔣平道：「知道五弟向何方而去，這不望風撲影麼？」展爺道：「五弟回了陷空島了。」盧方問道：「何以知之？」展爺便把方纔字柬上言語念出，盧方聽了，慚愧滿面，半晌道：「五弟做事太任性了，還是我等趕了去，為甚？」展爺問道：「大哥去下得的，請問大哥趕上五弟，合五弟要三寶，他給了便罷，他若不給，難道真個反臉就義，斷情絕麼？」我想此事還是小弟去，痛平道：「展兄你去，恐有些不妥，五弟作事，令人難測，險毒得很，他便要設下埋伏，一來陷空島，大哥路徑不熟，二來知道他設下甚麼圈套，莫若小弟先找我二哥，回至陷空島，將他穩住，做爲內應，大哥再去，方是萬全之策。」公孫策道：「四弟言之有理，展大哥莫要辜負四弟一番好意。」展爺見公孫先生亦如此說，只得應允，心中却暗暗不平，到了次日，蔣平見了相爺，回明要找韓彰去，並因趙虎每每有不合之意，要與張龍趙虎同去，包公問向何方去找蔣平，回道：「就在平縣翠雲峯，因韓彰的母親墳墓在此峯下，年年韓彰必於此時拜掃，故此要到那裏尋找一番。」包公甚喜，就叫張趙二

人同住一日打尖吃飯。剛坐下，趙虎就說：「咱們同桌兒吃飯，各自會錢，誰也不必擾誰。你道好麼？」蔣爺笑道：「很好。如此方無拘束，因此各自要的，各自吃。我也不吃你的，你也不吃我的。幸虧張龍周旋打和兒，及至吃完，堂官算帳。趙虎務必分算。及到上櫃問時，櫃上說：『蔣老爺已經都給了。』却是蔣老爺的伴當進門時，就把銀包交付櫃上了。天天如此。張龍覺得過意，去蔣平一路上聽閑話，受作踐不一而足。到了翠雲峯，半山之上，有個靈佑寺。蔣爺却認得廟內和尚，因問道：『韓二爺來了沒有？』和尚笑道：『却未到此掃墓。蔣平聽了，滿心歡喜，以為必遇韓彰無疑。就與張趙二人商議。在此廟內居住等候。趙虎前後看了一回，見雲堂寬闊豁亮，就叫伴當將行李安放在雲堂。同張龍住了。蔣平就在和尚屋內同住。廟內和尚俱各吃素。趙虎叫伴當打酒買肉，合心配口而食。伴當這日提了竹筐，拿了銀兩，下山去了。不多會，却又轉來。趙虎見他空手回來，不覺發怒道：『你這廝向何方去了？多時酒肉尚未買來。』伴當道：『小人方纔下山，走到松林之內，見一人在那裏上吊。小人問他為何上吊，他說名叫包旺，奉了太老爺太夫人之命，特送三公子到開封府。昨晚就在前面客店中住下。因月色頗好，出來頑賞，行至松林，猛然出來了一隻猛虎，就把他相公背了走了。趙虎聽至此，不由怪叫。張龍道：『賢弟不必着急，叫伴當將包旺快叫進來。不多時，伴當領進趙虎一看，包旺果是不错。包旺又將送三公子上開封，被虎背去的話，說罷痛哭。張趙二人聽說虎能背人，事有可疑。他二人便商議道：『今日晚間，在松林搜尋下落。』此時伴當已將酒肉買來，收拾妥當，叫包旺一處吃飯。張龍脫去外面衣服，將搭包勒緊。趙虎也就紮縛停當，各持利刃，叫包旺在此等候。他二人下了山峯，來到松林之內，趁着月色，一路訪尋。趙虎大呼小叫道：『虎在那裏？虎在那裏？』左一刀，右一刀，亂砍亂晃。忽見那邊樹上跳下二人，就往西飛跑。原來有二人，在樹上看見張趙二人奔入，手持利刃，口中亂嚷。這兩個人害怕，暗中計較道：『莫若如此如此。』因此跳下樹來，往西飛跑。張趙二人緊緊追來，却見前面有壞屋二間，牆垣倒塌。二人奔入屋內去了。張趙二人亦隨後追來，楞爺不管好歹，也就進了屋內，又無門窗戶壁，四角俱空。那裏人影全無。趙虎道：『怪呀！明明有人進了屋子，為何不見了呢？莫不是見了鬼咧？』東瞧西望，忽聽得嘩啦一聲，躡下身來一摸，却是一個大鐵環，釘在木板上。張龍亦進屋內，忽聽趙虎說有了，他藏在垣下邊呢。張龍道：『賢弟如何知道？』趙虎說：『我揪住鐵環子，張龍道：『你就在此看守。我回到廟內，將伴當喚來，多拿火亮，拿個好穩當的。』趙虎道：『兩個毛賊，有甚要緊，且自看看。』再作道理說罷，一提鐵環，將板掀起，裏面黑洞洞，看不見，用刀往下一試，探却是土基臺。張龍道：『賢弟且慢。』此話未完。趙虎已然下去。張龍惟恐有失，也跟將下去。誰知下面台增狹窄，而直

趙虎兩脚收不住，竟自滑下去了。裏面的二人早已備下繩索，登時細了個結實。張龍在上面聽見趙虎連說不好，心內一慌，也就溜下去了。裏面二人又把張爺網縛起來，遠且不言，再說包旺在廟內自從張趙二人去後，他方細細問明伴當原來還有蔣平，他三人是奉相爺之命前來訪查韓二爺的，因問蔣爺現在那裏，伴當便將趙爺與蔣爺不睦一路上把蔣爺欺負到此，還不肯同住，幸虧蔣爺全不計較，故此自己在和尚屋裏住了。包旺聽了，心下明白，直等到天有三更未見張趙回來，對伴當道：「你看已交半夜，他二人還不回來，其中恐有差池，莫若你等與我同見蔣爺去。」伴當即領包旺來見蔣爺，蔣爺聽說包旺來到，又聽張趙打虎未回，連忙起來細問一番，自思他二人此來原是我在相爺跟前攬撥，如今他二人若有失誤，我却如何覆命呢？慌忙束縛停當，背後插了三稜鵝眉刺，吩咐伴當：「好生看守行李，千萬不准去尋我等，別了包旺來至廟外一縱身，先步上高峯，四圍寂靜，萬籟無聲，蔣爺側耳留神，忽隱隱聞得西北上犬聲亂吠，必有村莊，連忙下了山峯，按定方向奔走而去，果是小小村莊，留神細看，見一家門首站定二人，他却隱在一顆大樹之下，忽聽開門，裏面走出一人道：「二位賢弟，夤夜至舍何幹？」只聽那二人道：「小弟等在地窖子裏，拿了二人，問他却是開封府的校尉，我等聽了，不得主意，還是放好還是不放好呢？」故此特來請示大哥，又聽那人說：「哎呀，竟有這等事，那是斷然放不得，莫若你二人同去，將他們結果，急速回來。」咱三人遠走高飛，趁早離開此地，要緊二人道：「既如此，大哥就收拾行李，我們先辦了那件事去。」說罷，回身竟奔東南，蔣平却暗暗跟隨，二人慌忙的，竟奔破屋而來。此時蔣爺從背後拔出鋼刺，見前面的已進破牆，他却緊趕一步，照著後頭走的這一人，後心窩就是一刺，那人站不穩，跌倒在地，蔣爺却又攔入牆內，只聽前面的那人問道：「外面甚麼響，話未說了，蔣平鋼刺已到，躲閃不及，右脅上已然刺着，噯呀一聲，栽倒在地。」蔣爺趕上一步，解他腰帶，細纏好了，將他提到屋內，脚却掃着鐵環，即用手提環，掀起木板，先將一人往下一捺，側耳一聽，只聽呼的噯呀一聲，無甚動靜，方用鋼刺試步而下，到了裏面，却有一間房子，大小那壁廂點著一個燈，掛子見張趙二人，細在那裏，張龍羞得一言不發，趙虎却嚷道：「蔣四哥，你來的正好，快快救我二人。」蔣平却不理他，把鋼刺一指，問那人道：「你叫何名，共有幾人，快說。」那人道：「小人叫劉勇，上面那個叫劉解，方才鄧家窪內，那一個叫武平安，原是我們三個，蔣爺又問道：「昨晚你等假扮猛虎，背去的人，放在那裏？」劉勇道：「那是武平安背去的，小人們不知，昨晚他親姐姐死了，我們幫着抬埋的。」蔣平問明此事，只聽那邊趙虎大喊道：「蔣四哥，小弟從此知道你了，我們兩個人沒有拿住他一個，你一個人拿住他二人，四哥真有本事，我老趙佩服你了。」蔣平就過來。

蔣他二人放了張趙二人，連忙叩謝。蔣平道：「莫謝，莫謝，還得上鄧家湮去了。」二位老弟隨我來。三人出了地窖，又把劉驪提起，也捺在地窖之內，將板蓋上，又壓上一塊石頭。蔣平在前，張趙在後，來至鄧家湮。蔣平指與門戶悄悄說：「我先進去，然後二位老弟叩門，兩下一擠，他沒法跑了。」說著一跳進了牆頭，連個聲息也無。張龍在外叩門，只聽裏面應道：「來了。」開門時，趙虎兜胸就是一把揪了個結實。武安平剛要掙扎，時覺得背後一人揪住頭髮，他那裏還能支持。立時細住，三人又搜尋一遍，連個人影也無。惟有小小包裹放在那裏。趙虎說：「別管他，且拏他娘的。」蔣平道：「問他三公子現在何處？」武安平說：「已逃走了。」趙虎就用拳來打蔣平，攔住道：「賢弟，此處不是審他的地方，先押着他走。」三人押定武安平到了破屋，又將劉驪從地窖內提出，往回路便走。來至松林之內，天已微明，却見跟張趙的伴當尋下山來，便叫他們好好押解。一同來至廟中，約了包旺，竟赴平縣而來。誰知縣尹已坐早堂，為宋鄉宦失盜之案，因有主管宋鄉宦道：「高主是學究方善先生，因有金鐲為證，正在那裏審問方善一案。」只見門上進來稟道：「今有開封府包相爺差人到了。」縣尹不知何事，一面吩咐快請，一面先將方善收監。見四人到了面前，縣官站起，吩咐看坐。包旺等坐下，先將奉命送公子赴開封路上如何住宿，因步月如何遇虎，將公子背去的話說了一遍。蔣平又將武安平劉驪拿獲了的話說了一遍，並言俱已解到縣官聽得，已將兇犯拿獲，立刻吩咐帶上堂來。先問武平安將三公子藏於何處。武平安道：「只因那晚無心中背了一個人來，誰知此人却是包相的三公子包世榮。小人與他有殺兄之仇，因包相審問假公子一案，將小人胞兄武吉祥斃死，小人意欲將三公子與兄祭靈，不想小人出來打酒買紙鏢，小人姐姐就把三公子放開逃走了。我姐姐叫我外甥鄧九如找我，說三公子逃走了，小人一聞此言，急忙回來。我姐姐竟自縊吊死了，小人無奈，煩人將我姐姐抬了去埋了，不想我的外甥鄧九如，他也就死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許婚方老丈 投書信多虧甯婆娘

且說眾人聽了武安平之言，甚覺詫異。縣官問道：「鄧九如多大了？」武安平說：「今年纔交七歲。」縣官說：「他小少年紀，如何也死了呢？」武安平說：「只因埋了他母親之後，他苦苦的合小人要他媽，小人一時性起，就將他踢了一腳，他就死在山窪裏了。」又問劉驪，劉驪也就招認。因貧起見，就幫着武安平，每夜行劫，是實。一齊監禁。縣官又向蔣平等商議，趕急訪查三公子下落。你道這三公子逃脫何方去了？他却奔至一家，正是學究方善，是一個飽學的寒儒，家中只是上房。

三間。却是方先生同女兒玉芝小姐居住。外有兩房三間做書房。那包世榮投到他家。就在這屋內居住。只因受了辛苦驚嚇。就染起病來。幸虧了方先生精心調治。方覺好些。一日方善上街。給公子打藥。在路上拾了一隻金鐲。拿至銀鋪內去瞧。成色恰被宋升看見。詎作窩家。扭至縣內。已成訟案。即有人送了信來。玉芝小姐一聽他爹爹遭了官司。那裏還有主意。只是哭哭啼啼。幸喜街上有個甯媽媽。這媽媽聽見此事。連忙來至方家。見玉芝已哭成淚人。相似甯媽媽好生不忍。方玉芝一見如親人一般。就央求他到監中看視。那媽媽滿口應承。即到了平縣。那些衙役快頭。俱與他熟識。衆人一見。彼此頑頑笑笑。便領他到監看視。見了方先生。又向衆人說些浮情。照應話。並問官府審的如何。方先生說。自從到時。剛要過堂。不想爲甚麼。包相公之事。就是包相爺之姪。故此未審。此時縣官竟爲此事爲難。無暇及此。方善又問了問玉芝女兒。就從袖中取出一封字柬。遞與甯媽媽道。我有一事相求。只因我家外廂房中住的個榮相公。名喚世寶。我見他相貌非凡。而且又是讀書之人。堪與我女兒配偶。求媽媽玉成其事。甯婆婆道。先生現遇此事。何必忙在此一時。方先生道。媽媽不知我家並無多餘的房屋。而且又無僕婦了。孀未免嫌疑。莫若把此事說定了。他與我有翁婿之誼。玉芝與他有夫妻之分。他也可以照料我家中。別人也就無可說了。我的主意已定。只求媽媽將此封字柬與榮相公看了。倘若不允。就將我這一番苦心。向他說明。他再無不應之理。全仗媽媽玉成。甯媽媽道。先生只管放心。方善又囑咐家中照料。甯婆一一應允。急忙回來。先見了玉芝說。先生在監無事。又悄悄告訴他許婚之意。現有書信在此。說這榮相公人品學問俱是好的。那玉芝小姐。見有父命。也就不言語了。甯婆來至廂房門口。便高聲問道。榮相公在屋裏麼。只聽裏面道。小生在此。媽媽來至屋內。見相公伏枕而臥。雖是病容。果然清秀。便道。老身姓甯。乃是方先生的近隣。因玉芝小姐求老身往監中探望他父親。方先生却託我帶一個字柬給相公看說罷。從袖中取出。遞過三公子拆開看畢。說道。這如何使得。我受方恩公莫大之恩。尚未報答。況且又無父母之命。如何敢做。甯婆道。相公這話。就說差了。此事本非相公之意。却是出於方先生之心。他因家下無人。男女不便。有瓜李之嫌。是以託了老身。多多致意。相公既說受他莫大之恩。何妨應允了此事。再商量救方先生呢。三公子一想。難得方老先生這番好心。到是應了的是。甯婆又道。相公不必疑。這玉芝小姐。真是生的端莊美貌。且賢德過人。詩詞歌賦。無不通曉。女工針黹。精巧非常。真是天配良緣呢。三公子道。多承媽媽勞心。小生應下就是了。只是遇難奔逃。不會帶得聘禮。這便怎樣處。甯婆道。只要相公拿定主意。不可食言。就是了。三公子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何況受方夫子莫大之恩呢。甯婆道。



相公實在說的不錯。只是如今想個怎麼法子救救方先生纔好。三公子說：「若要救方夫子，極其容易，只是小生病體甫愈，不能到縣。若要寄一封書信，又怕無人敢去。甯媽媽道：「相公若肯寄信，待老身與你送去如何？」三公子道：「媽媽送信，書信到了縣內，叫他開中門，要見縣官，當面投遞。若縣官不見，千萬不可將此書信落於他人之手。媽媽說：「待我取了筆硯來，相公就寫罷。」說着話，就向那邊桌上拿了筆硯，取了封套，信紙，送與三公子。三公子拈筆在手，只覺得手顫，再也寫不下去。便道：「媽媽，我二天水米不會進心，內空虛，如何提得起筆來，必須要進些飲食，方可。」甯婆離了書房，來至玉芝小姐屋內，將話一一說了。玉芝聽了，做了盤素麵湯，滴上點香油兒。甯媽媽端至書房，向公子道：「湯來了，公子掩扎起來，喝了兩口，說：「很好，及至將湯喝完，兩鬢額角已見微汗，登時神清氣爽，略略歇息，提筆一揮而就。那甯媽媽是個精明老練之人，不戴頭巾的男人，惟恐書中有了舛錯，自己到了縣內，是要吃眼前虧的。他便搭訕着袖了書信，悄悄到的玉芝屋內，叫小姐看了，不由暗暗欣喜，深服爹爹的眼力不差。便知不是榮相公，却是包公子。他將名字顛倒瞞人耳目，以防被人陷害的話說。如今他這書上，駕着奉相爺論進京，不想行到松林，遇了兇徒，險些被害等情。媽媽只管前去投遞，是不妨事的。這書上還要縣官的轎子接他呢。」婆子聽了，只樂得兩手連連亂拍，急忙忙來至書房，見了三公子，請罪道：「婆子實在不知是貴公子，多有簡慢，望乞公子爺恕罪。」三公子悄悄說：「媽媽千萬不可聲張。」甯婆道：「公子爺放心，這個院子內，一個外人沒有，再也沒人聽見。」說罷，甯婆便出去打扮的乾淨樸素，袖了書信出門，竟奔縣衙而來。剛進衙門，只見從班房內出來了一人，見了甯婆道：「呀，甯你這個樣子，來做怎麼別是又要找個主兒罷？」甯婆道：「你不要胡說，我且問你，今兒誰的班？」那人道：「今兒是魏頭兒。」一面說着，一面叫道：「魏頭兒有人找你，這個可是熱人。」早見魏頭兒出來，甯婆道：「原來是派老舅該班的好兄弟，姐姐勞動勞動你。」魏頭兒說：「又是甚麼事？」昨日進監探看老方許了我們一個酒兒，還沒給我喝呢。今日又怎麼來了？」甯婆道：「姐姐今兒來，特爲此一封信用，可要是當面見你們官府的，魏頭兒聽了道：「噯呀，你越鬧越大咧。」衙門裏遞書信或者使得，我們官府也是你輕易見得的，你別給我鬧亂了。這可比不得昨日是私情兒，甯婆道：「好兄弟，姐姐是做甚麼的，當見的，我才見呢。」旁有一人說：「老魏，吓你太膽小咧。」他既這們說，想來有道理，你只管回去。」甯婆道：「有理，姐姐請你二人說話間，魏頭兒回裏了出來道：「官府叫你進去呢。」甯婆道：「你還得辛苦，辛苦這封書信，本人交與我時，叫我告訴衙內，不開中門，不許投遞。」魏頭兒一聽，將頭一搖，爲你這一封信要開中門，你這不是攪麼？」甯婆道：「你既不開中門，我就回去說罷。」轉身就走。魏頭兒忙攔住說：「你別走了。」